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七至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沈立銘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七

宋 褚伯秀 撰

馬蹄第二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

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蹍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郭註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里之路可至而羣馬之性不失夫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含哺鼓腹民之真能及至聖人屈折以禮樂懸跂以仁義而民始好知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呂註馬之食草飲水相靡相蹍知止此矣猶赫胥氏

之民無知無爲含哺鼓腹也加之衡扼齊以月題猶
屈折禮樂懸跂仁義以匡慰天下也馬知介倪詭銜
竊轡而至盜也猶民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
介閒端倪闉曲控扼鷙則馬之狠曼則馬之謾知夫
衡扼銜轡介倪闉扼之所在而施其鷙曼以詭銜竊
轡此馬之知所以至盜也然欲馬知不至於盜人心
不至於好知者無他反其真性而已矣
疑獨註馬之真性安於飢食渴飲喜則相潤怒則相

踏而已不知其他也及加以衡扼齊以月題額上的顱象月齊為整飾之唯其勞役馬之形體故馬知介倪介猶賓介之介兩旁取馬者倪同耄倪之倪狀馬者也言馬因人制遂知有介倪而詭詐生矣闉者志之塞扼者體不伸鷙如鷙擊曼如病曼皆形容其憤怒之狀詭銜自出其銜竊轡自脫其轡言人害馬之真性故橋詐而至於為盜此伯樂之罪也赫胥氏上古帝王之號居不知為行不知適含哺鼓腹民如嬰

兒此外非所知也屈折禮樂之末徒能正其形而不能正其性情懸跂仁義之末暫足慰其心而不能常安之也是以民好知而不止此亦聖人之過也

祥道註聖人以仁義慰天下之心而民始疑以禮樂匡天下之形而民始分夫馬之食草飲水猶民之耕而食織而衣也喜則相靡怒則相踶猶民之一而不黨也穿牛絡馬皆人爲之過馬之知而能至盜豈善治馬哉故是篇始終言此以排人僞之極蓋謂棄道

德而徇仁義則君臣父子不能無分疑棄仁義而任道德則雖禽獸萬物可與族處故以赫胥氏終焉碧虛註焉之真知唯造父泰丙知之不施鞭筴有日行萬里者至伯樂而下加之銜扼齊以月題而不免詭銜竊轡之弊也民之常性唯赫胥氏知之不立法度而民咸遂其天性至堯舜而下則屈折禮樂懸跂仁義因之以賞罰而鬬爭莫止其弊益甚矣故曰聖人之過也

鬳齋口義云此段又把前論翻出愈奇看他交頸分背字便見喜怒之狀月題今所謂額鏡介獨也獨立而睨怒之狀也闉扼曲頸以扼拒鷙猛曼突也言其抵拒不受羈絡之狀詭計以入銜潛竊以加轡與人抗敵故曰盜是伯樂使之也若無銜扼銜轡之事則豈見其介倪闉扼之態哉民之好知爭利無異馬之詭銜竊轡也

古之聖人以康濟天下爲己任唯恐一夫之失所

思有以撫育安全之豈有求於世而然哉蓋出乎性情之真道德之正在已所當爲者也是謂上德不德下知有之而親譽不及焉逮乎後世樸散民澆知詐日作出應聖人之運者匍匐重趼所以拯之於水火諄諄善誘以覺民於迷塗愛利之而仁迹彰裁決之而義功見節文之而禮興和樂之而樂出是亦因民所尚適事之宜而爲之制度猶未至甚失也然而治久則玩起法久則弊生更張則法

苛令嚴則易犯亦勢所必至矣吁七竅既鑿其有
復於混沌者乎此馬蹄之所以作旁譬曲喻之所
以繁且廣也末章又論馬之真知以歸當篇本意
至舉赫胥氏之世民知含哺鼓腹而已無為自得
之意槩見於此則上之人不擾可知
南華引古證今覬復淳風於萬一奈何世道交喪
爭歸於利而不可止卒歸過於聖人豈立言君子
所得已哉切於警人心救時弊不得不反以矯之

而或者議其為憤悱之雄則過矣善觀莊子者究其意略其辭可也介倪舊音戞睨聲聱牙而義難通今定從本音言人以知御馬而馬之知介然已見端倪思為詭銜竊轡之計則是馬本無知而人啟其知也

是篇一意語分四節首叙題意以御馬明治民與尚書御馬喻臨民義同而此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曲盡其態雖畫筆之工曾不是過然則人

心之善否又安能逃其精鑒哉次借陶埴立論以演上文言有心有為於治而攖拂天下之性情不若無為而任物之自化也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下始疑無異伯樂之從事乎燒剔刻雒以求追風之步名曰治之而害莫甚焉所謂聖人之過者設為仁義禮樂以教民號之令之唯恐其不至殊弗悟枝葉繁而根幹衰政迹彰而姦弊作此淳朴之所以散刑罰之所以興上下交兵

而不息也故漆園高言以矯之博喻以化之使天下舍偽還真知所趨向有以見至人之心猶未忍恝然於世也末引上古民淳俗厚熈熈自樂以證皇王無為之效後世聖人束以禮樂慰以仁義求治太過而至於不可治矣　太上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南華之論得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八

宋　褚伯秀　撰

胠篋第一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

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郭註爲大盜積爲大盜守知之不足恃也如此法聖人者法其迹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奚足尚執之哉執成迹而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爲人守之爲大盜者不盜其聖法則無以取其國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爲全當之具

呂註攝緘縢固扃鐍以防胠篋發匱之盜世俗所謂知也及巨盜至則負之而趨唯恐其不固然則世俗所謂知有不爲大盜積者乎立宗廟社稷屋邑州閭

以守四境者世俗所謂聖也田成子竊齊國并其聖知之法以守盜賊之身則世俗所謂聖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真聖知者固不然也疑獨註胠者潛開也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知禦小盜而以大盜至則負揭而趨向之緘鐍非唯不能禦盜適足以資盜也世俗所謂知非周萬物之知故不免為大盜積世俗所謂聖非不可知之聖故不免為大盜守此老莊所以欲絶棄之也田成竊國并與

聖知之法以守盜賊之身則凡聖人之迹見於法度者皆不免於盜然以田成之安比堯舜不亦過乎曰凡有身而爲天下之所寄託者皆粃糠緒餘何足校優劣若夫堯舜之不可寄託天下者豈田成子得以擬議邪

碧虛註知謂造篋匱緘縢扃鐍者積謂裒斂寶貨而畜聚者聖謂掌符璽權衡斧鉞者守謂保宗廟社稷封疆者且齊國之創制立度何嘗不法聖人而田恒

奪其聖知據有其國則聖知者乃大盜之資也

鬳齋云世俗之知本為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

去矣田氏簒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見

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時大抵如此故

莊子以此喻之

備盜以緘縢扃鐍者世俗之知也穴室負匱探囊

者超俗之知也人有超俗之知造化間幾何而一

遇哉以之上盜天和以養形保神下盜地利以肥

家富國何不可者而乃甘於妄意室中之藏以希不義之貨而不顧公論之不可逃遺臭之不可掩何弗思之甚邪竊嘗考其所由亦有以致之者世無積而守之彼惡得而奪之然自胠篋之欲充之而至於竊國信乎履霜堅氷之不可不謹也夫竊國者非并其聖知之法而竊之雖得國無以自立則聖知者天下之利器在人用之如何耳其權或墮姦雄之彀中未有不反為所制者後文云竊鉤

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小盜有誅而大盜無禁是豈齊民之術哉彼既竊國爲君而又禁民爲盜亦知仁義之不可廢也得非以聖知之法守其盜賊之身乎漆園慨立是論所以誅千古姦雄之心麟經直筆之嚴可以並行於世矣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
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
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
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
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
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
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
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

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郭註暴主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臣而莫之敢抗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放其毒而使天下側目哉聖勇義知仁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爲盜資則聖人之利天下少害天下多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鎭之也

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夫脣竭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數也且聖人不立尚於物而不能使物不尚人無貴賤事無真偽尚尚聖法則天下吞聲闇服此乃桀跖所至賴以成其大盜

者也若乃純尚守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所以掊
擊聖人而我樸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矣竭川
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絶聖非以止
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將重聖人以治
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以法所資者重所利不得輕
則小盜之所因大盜之所利也軒冕斧鉞賞罰之當
重者所以禁盜也大盜又逐而竊之反為彼用是以
成其大盜而大盜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

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適足以誅竊鉤者耳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明則為盜資故不可以示人也

呂註世俗所謂知所謂聖者皆以法為之所為至知至聖亦不出乎聖勇義知仁之名而不知知之所以知聖之所以聖也故四子者不能全其身而跖之徒反資以為盜則世俗之所謂聖知者不免為大盜積

守耳至知在於不知至聖在於無名而世俗之聖知反所以資盜則利天下少害天下多非虛言也唇齒以況相因魯酒邯鄲以況非相因而相因然則欲治天下莫若掊擊聖人縱舍盜賊善惡兩忘而已夫心谷不虛而賊心得以起其間者以聖為淵而塞之也竭聖川而涸之則谷虛而盜不生矣心淵不實而賊心得入於其間者以聖為丘而傾之也夷聖丘而損之則淵實而盜不侵矣此聖人已死大盜不起天下

所以無故也所謂死者不生其心是矣賊心生而大盜起雖重聖人以治天下是重利盜也詳見下文并竊之語故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而莫之能禁也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況其尤大而揭諸侯者乎雖軒冕斧鉞有所不能禁勸凡此皆離真為聖之過而猶以聖法明天下是示人以利器故大盜得以奪之也

疑獨註道有君子有小人得道之正則聖勇義知仁

皆正就其不正者而充之則為大盜而以盜之所謂
道者妄意所藏先入後出知可否分均也凡得其一
者為小盜跖得其全者也莊子嘗寓言於雜篇與吾
夫子為對以明大盜與大聖其知一也所用不同耳
善人則資五者以立己惡人則資五者以為盜善惡
皆本於人心而天下為善者常少為惡者常多莊子
所以深矯之魯酒薄邯鄲圍聖人生大盜起此自然
相生必至之理且聖人制法豈有意於起人之偽人

自襲其迹以爲僞所謂掊擊聖人者深惡聖人之迹也若禪家所謂我當時若見釋迦瞿曇出世一棒打殺意同縱舍盜賊亦欲息詐僞耳川谷之水相通丘淵之土相掩聖人之迹大盜所資絶聖棄知之意大盜不起爭尚之迹都去矣尚不絶聖知以止盜反重聖法以治天下跖之徒將乘之以爲盜是重利之也夫斗斛權衡符璽仁義皆聖人治天下之具莊子意謂凡涉形器法度者皆大盜所資爲盜而至於竊國

則斗斛權衡符璽皆為所有而刑賞自己出矣且堯
舜三代之所賴以為治者其形器法度與後世同而
治亂之迹異者彼所賴雖在此及其成功則此雖存
而可以無用也後世諰諰然唯此之為賴此權一墮
姦人之彀則所賴以安者往往以致危田成子之事
是也聖人退處幽崟而操至權以斡萬化故力旋天
地而世莫覩其機威服海内而人不名以武此所以
化萬物於術内而天下莫能禦又豈以利器示人哉

祥道註以知治人莫如齊國以知治身莫如四子以暴亂人莫如盜跖皆曰嘗法聖人矣然齊國不免田氏之簒四子不逃時君之戮而盜跖竟以壽終是法聖人而爲治者無益竊聖迹而爲惡者無害則聖人之於天下也不足以止盜適足以起盜也莊子非不知聖人應物適時而已後世禍亂隨之而起者蓋唇亡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其可以齒寒而責唇邪邯鄲圍而咎魯耶率歸過於聖人者遺其有迹之累也

碧虛註知之出也或利或害聖之顯也或生或死利害不能惑者至知也生死不能動者至聖也若四子者皆矜知誇聖而自取滅亡又惡知至知至聖哉聖知大盜相因者也聖知生則大盜起大盜止則聖知亡掊擊聖人絕棄之也縱舍盜賊不貴貨也聖知泯絕民性淳厚天下平而無事矣夫竊仁義聖知者欲其貴也盜金寶珠玉者欲其富也然天與之則公人取之則私若公公而私私豈軒冕所能勸斧鉞所能

禁哉

慮齋云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盜跖反以自免此言賢者不足恃而竊聖知者或以自利也爲盜之道是莊子撰出以譏世其言雖怪而實有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絶唇齒川谷之喻明聖人不爲盜設反爲大盜之資聖人不生大盜不起言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天下自治也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出而治法姦人得之益以欺世戰

國諸侯簒奪而得皆大盜也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既爲侯立國則亦以愛民利物爲事是并竊仁義聖知也名爲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令諸侯竊國立於人上故曰揭而世未有用刑以禁止者皆憤世而爲此言

世之所謂至知至聖者例不免爲大盜積反不若不以聖知稱者無所積而盜莫能窺也故引四賢以證聖知之不足恃夫天生忠賢匡君輔國節義

所在有死無貳而上或不之察惡其逆耳拂情始則疎遠之甚則譴斥之而彼忠不能自明終於戮之而後已吁忠賢之戮姦臣之幸也咎證若此國其能久夫為巨姦大盜豈無其術所謂術者亦不越乎聖知之法以所資者重故所取不容輕然其厲階非一日之積必酌其君上之可否有司之可欺因時乘勢以遂其背道之舉然猶不免資聖知仁義以為治如前立國者所云一廢而一興川谷

丘淵之消長也聖生而盜起魯酒邯鄲之相因也
雖重以聖知而為治重利盜跖也宜矣且竊鉤者
受制於聖知之法而竊國者奪聖知之法以制人
是以善人少而不善人多雖軒冕斧鉞不足以為
勸懲也信知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
竊窺其機將為所奪猶魚之脫淵蟻得以困之矣
語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則聖人之治天
下必有神而化之之術歟此一節自昌當不法聖人

至聖人者天下之利器凡十一處聖人字今本皆
然唯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並作聖知考之前文
世俗所謂知世俗所謂聖之語則說亦可通據當
篇本意正論立法之多弊則從元本可也竊意張
氏當時被旨校定及碧虛述解進呈之時恐其間
論聖人處語或有嫌攙易以聖知因而傳襲耳然
有當用聖人處若曷嘗不法聖人不得聖人之道
不立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聖人已死聖人不死此

不可易者餘易爲聖知亦自有理至若聖人者天下之利器則是聖知無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九

宋 褚伯秀 撰

胠篋第二

故絶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絶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

含其明矣毀絶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郭註去其所資則不施禁而自止賤其所貴則不加

刑而自息除矯詐之所頼則無以行其姦巧小不平者大不平之所用也外無所矯則内全我朴而無自失之害矣夫聲色離曠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夫以蜘蛛蛣蜣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任其所能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衆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自能則

大巧矣用其自能是以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攦也去其亂羣之率天下各復其朴而同於玄德彼曾史楊墨離曠工倕者所禀多方使天下躍而效之效則失我我失由彼彼為亂主矣若夫法之所用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聦事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邪

呂註莊子所謂絶聖棄知者非滅典籍棄政教也不以生於心而已擿玉毁珠者非出府庫棄諸山也不以貴於心而已焚符破璽非焼而碎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持也剖斗折衡非果剖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不争而斗衡非所持也然後民復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矣塞師曠耳欲反聽也我反聽則天下含其聰膠離朱目欲内視也我内視則天下含其明攦工倕之指天下始有其巧削曽史

之行鉗楊墨之口天下之德始玄同則在我棄知絕巧不見可欲而已彼外立其德而爚亂天下者則非含聰明知德而反於性命之情者法之所無用也而或者謂莊子真欲掊擊聖人縱舍盜賊殫殘法度者豈可與之徵言乎

疑獨註大盜盜法小盜盜物盜物者禁之以法盜法者化之以道符璽本以行信斗衡本以致平及其獘也行信者反為大不信致平者反為大不平此莊子

所以欲焚破剖析之使人目不入色耳不入聲心不入觸種種色相隅越於外而以性命為主收視反聽不慕離曠而得其性之固有是謂大巧若拙也曾史楊墨惑亂天下所以欲削其行鉗其口使之咸反於一天下之德始復於道而玄同矣人含其明則天下之明皆足以自照人含其聰則天下之聽皆足以自聞人含其知則天下之知皆足以自知人含其德則天下之德皆足以自得此所以不鑠不累不惑不僻

也彼曾史離曠數子者皆非充其固有之性使天下勞神疲慮以徇之則是𠑽亂天下法所無用也

祥道註荀卿曰符節契劵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下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下乘是而後偏衡石稱懸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下乘是而後險斗斛量槩所以為均也上好貪利則下乘是而後鄙蓋法生於聖人之所不得已而行於後王之善守有是人無是法上古不失為善治有是

法無是人末世不免於竊亂莊子之論不該於人法相資至謂為是以量之為是以矯之則并是而竊之乃欲焚破剖折而後已者蓋欲斂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以復歸於道德之本而已矣

碧虛略而不論

鬳齋云擿玉毀珠以至剖斗折衡皆是激說以結絕聖棄知之意非實論也與老子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義亦相類但說得過當耳東坡云人生識字

憂患始豈欲天下人全不識字邪擢亂抽斎之爍絶
焚棄之外立其德重外物而失本心爚亂薰灼而撓
亂之也此段不過敷演前文以結絶聖棄知之意使
人全性同德而已諸解已詳不復贅釋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
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
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
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

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巳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

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郭註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適故常甘當故常美雖狗相聞不相往來無求之至也今𧬤飢糧趨賢

而棄親去主至治之迹猶致斯獘上好知之過也夫攻之愈密避之愈巧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況於人乎上之所多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逐多則迷矣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效人不止其分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而知之所動誠能揺蕩天地運御羣生君人者胡可不忘其知哉

呂註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也故結繩而

用之無欲也故甘食美服樂俗安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至德之世也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皆知非其所不善惡與不善也莫知非其所已善美與善也復乎無為則雖美與善亦非性命之情也民不往來而自為族是謂種種之民棊所有贏糧而趨則役役之佞也其教我也似父其諫我也似子則啍啍之意此皆尚賢好知之過由有知而後有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大盜聖人大

盜皆知之所自出故是篇始終以去知爲言

疑獨註當上古十二帝之時天下之民食無所擇而甘衣無所擇而美其居其俗不擇地而安樂之雞狗相聞不相往來人物繁息無求於外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今贏糧趨賢不憚其遠者以名利滑其天性此上之人好知之過也自弓弩畢弋至解垢同異復明上好知之過以致魚鳥人獸皆亂而失其性矣所不知者多知所已知者良知所不善者非可欲

所已善者可知也莊子欲人忘其外好充其自然之理而不見可欲之善也上好知而無道日月山川之悖爍四時之施墮矣下至小蟲小物皆失其性則大者可知種種之民言各隨其所受性而生淳朴未散也今舍淳朴而悅役役舍恬淡而悅啍啍宜其亂天下也

祥道註軍多令則亂言多給則辯故知多則事多事多則患多此治天下者所以貴夫小知去而大知明

也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則於窮理之知為贅知非其所不善莫知非其所已善則於盡性之仁為虧虧於仁贅於知則所知非真知所非非當非矣天運曰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與此喘耎肖翹義同傳曰多事生之儺多言德之賊役役多事者也啍啍多言者也天下惡得而不亂哉

碧虛註南華引上古容成大庭十二氏無爲之治以證今世爲治者之獘結繩則立法之始事不可終靜靜久則動也至於上好知而天下亂矣鳥獸不安其生況於人乎機詐之毒上干天和故草木昆蟲咸被其害太上云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信哉斯言

鬳齋云十二氏只伏羲神農軒轅見於經餘無聞焉或得於上古所傳或莊子撰出如佛言我於過去某

刼也以天地間觀之自伏羲以來載籍可考者三千餘年伏羲已前必有六籍所不傳者未可遽以為無也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趨之暗說孔孟在其間頡滑堅白解垢同異皆當時辯者之事以取魚取鳥獸之事與辯者並言亦是以曾史與斗斛權衡並譏之意求其不知者務外以求異求其已知者曉然易見自然之理也所不善在人者所已善在我者即齊物論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但知他人之非而不

知己之所是者亦非也大而日月山川微而喘耎肖翹莫不失其性甚矣好知之亂天下也歎息一句結了却以三代實之逍遥遊曰湯之問革也是已起句也此曰三代已下是已結句也起結雖異同一機軸此章舉至德之世上下無求民各自足以証今時之不然十二君者其間或典籍未聞祝融以下迹漸可考竊意伏羲已前民性素朴則繩猶未結也故所食皆甘所服皆美樂俗安居何知帝力鄰國

相望而無攻掠之憂雞犬相聞而有阜豐之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耕鑿自給無求於外只此數句寫出太古淳朴之風蓋引道德經小國寡民章語云後世遂至延頸舉踵贏糧趨賢棄主去親不遠千里而求之尚賢之迹著使民求奇務異以尊耳目所不及必有名浮於實者應之是相率而為偽欲天下不亂可得乎下文明好知之害物使生民失性雖禽獸蟲魚亦不得安其性命之情矣皆

知求其所不知謂分外求知如測天地問鬼神之類所已知謂己之良知辨微危尊德性之類所不善已自以爲非者責人求備之類信能於此精擇而謹趨之則知善皆出於真性情各歸於正不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矣倘或反是則日月山川爲之悖爍人民其能自安乎此皆原於上好知之過種種之民謂得祖氣之正可爲種於天下者也

是篇以胠篋命題諸解罕及胠字之義唯林疑獨

云潛開也今考監韻胠脅也則胠篋者從篋之脅
旁開而取物此竊盜之行也經意謂治失其道法
令滋彰工以知防民民亦以知窺其上防之弗周
必將乘間而有之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田成
子盜齊并竊其聖知之法以致身安國霸則知盜
亦有道而世俗之聖知不足恃也如此四子之不
免乎戮宜矣世間善惡二塗皆資聖人之道而立
然而為惡者常多趨善者常少則其利天下少害

天下多也可知蓋消長之理猶唇齒川谷之相因若重以聖知治天下其為盜跖之利不輕矣為器以平之并器而竊之立法以治之并法而竊之吾將奈何哉此實由乎為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竊其權以為私利天下有被其害者矣　南華務在絶聖棄知剖斗折衡思復上古無為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真善以全其所受而已為欲矯

世俗之弊其言之不免乎過許覬有以激回之馬蹄未足盡其喻至胠篋而極矣奈何道大難用徒託空言獨唱於前卒無和者無怪乎古今抱道之士高蹈山海而不返也吁使任治道之君子皆如漆園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之不復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

宋 褚伯秀 撰

在宥第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

人若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郭象註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真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故有誘慕好惡而民性淫矣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自治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無治乃不遷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此皆堯桀之流使致斯患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

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夭
落也慕賞乃善賞不能供畏罰乃止罰不能勝忘賞
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所以當功
過非所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而三代以下匈
匈然與迹競逐以所寄為事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呂惠卿註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其常性常德即我之
性德是也在宥天下在宥我而已在者存之而不亡
任自然而不益宥者放之而不縱如囿之宥物也不

淫不遷無為而已無為則無我無我則治天下者誰哉故兩忘堯桀之是非也人生而静何有樂苦是淫其性淫其性未有不遷其德者也萬物負陰抱陽冲氣為和人莫不有冲氣之和以與天地通而堯使民樂其性至太喜而毗於陽桀使民苦其性至太怒而毗於陰故傷其冲氣而墮四時之施寒暑之和不成反傷人形矣至於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所謂兩相傷也於是天下始有喬詰卓鷙非常之行喬則尚

高詰則窮盡卓則難及鷙則不羣皆非平易中正此賞罰所以不及性命之情所以不得而安也

林疑獨註天下所自生者莫不自在天下所自得者莫不自宥聖人觀天下自在之性而在之使各適逍遥之遊因天下自宥之德而宥之使各安其理義之悦在之者使天下成其性宥之者使天下順其德故性不淫德不遷聖人亦無爲矣豈有治天下者哉心無所苦謂之恬恬有安靜意心相承順謂之愉愉有

歡悅意喜則氣散而心動故不恬怒則氣逆而心鬱故不愉人心未嘗不虛而至於悲喜者有物觸之也堯桀之治天下雖善惡不同其觸人心而至於害性則一非先王自得之理也其可長久乎人過喜則陽氣常舒過怒則陰氣常慘喜怒始由於君政失中以致民心失節上干天地之和而反傷人之形此相因之理也故使人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皆言人形被傷陰陽不和之狀喬詰言之好高卓鷙行之尚異

天下因堯之迹而有曾史因桀之迹而有盜跖既譽堯非桀善惡交紛竭天下之物不足以爲賞罰況其他乎上之人終以賞罰爲事則天下之民豈能安其性命之情哉

陳祥道註有天下者欲開天而不開人爲福而不爲賊莫若在宥之而已在則莫之攖宥則莫之迫莫攖則性不淫故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莫迫則德不遷故同然皆得而不知所以得又孰治天下哉治天

下者不失於不恬必失於不愉不恬則太喜而毗於陽不愉則太怒而毗於陰蓋人身之氣與天地通流吾之陰陽毗於此天地之陰陽應於彼寒暑之和不成而反傷人之形矣於是天下始有求高探深尚異務捷者出皆非中道也不過於為善必過於為惡故舉天下不足以為賞罰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陳碧虛註上古之君存天下者寛之而已非有心以治之也故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斯無為而自治

也昔堯亡自存之道而施仁愛使民失常性以至親之譽之桀無寛物之恩而務苛急使民失常德以至畏之侮之性淫德遷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人之喜怒通乎陰陽陰陽不和反傷人形矣喬詰高奇之論喻曾史之流卓鷙獨行勇猛比盜跖之徒也賞善不足言詐善衆罰惡不給言實惡多故喧譁競逐以勢利為務何暇乎恬愉壽考邪

林氏鬳齋口義云在者優游自在宥者寛裕自得天

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移又何用治之哉恬靜也

愉樂也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醫書所謂有餘之病

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中和則四時不調而人亦病

矣居處無常謂妄動不成章失中道也喬者好高而

過當詰者議論相詰責卓者孤立鷙者猛厲皆形容

不和之意曾史盜跖只代賢不肖字用心不和則賢

不肖皆非矣今賞賢而罰不肖則賢非真賢舉世皆

然賞之而不足言此等人多也人皆慕賞避罰以僞

相與則豈能安其性命自然之理哉

在者存之而已有天下而不與焉宥者矜而恤之故視民如傷焉是以聖君端拱乎廟堂之上百姓恬愉於畎畝之中性不淫而德不遷形聲和而天地應上古至治之風也自三代而下匈匈然以賞罰為事使民無以安其性命之情至戰國縱橫則有賞之而不勸罰之而不畏者矣南華立在宥之論有心於復古者歟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理有逆

順喜怒不能盡忘在乎調之以宜發而中節不失乎和而已若過喜過怒偏陰偏陽則寒暑爲之失序況於人乎原其太過之由本於堯桀之治一使民欣欣一使民瘁瘁此喜怒之所由生也由是而善惡著焉賞罰立焉天下始高亢其行窮詰其辭卓異鷙勇於事爲之間善者爲曾史惡者爲盜跖舉天下不足以爲勸懲何暇安其性命任治道者至是亦無所施其術矣而江海山林之士猶拳拳

在念覬有以救藥而痊復之其言雖諔詭而心則羲黄之心豈可以迹異而輕議哉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

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郭象註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存亡無在任

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然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爲臠卷傖囊矣不能遺之已爲誤矣而又尊之豈不甚惑哉非直曰寄而過去乃珍貴之如此且無爲者非拱默之謂各任其自然則性分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形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理而天下自賓故出處語默付之無心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若遊塵之動任其自然而已矣

呂惠卿註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聦明仁義

禮樂聖知皆非其正不免亂德悖理而已八者存亡皆可言無損益乎其真臠劵而不全卷束而不舒傖積而不散囊結而不解皆所以亂天下而乃尊之惜之齋戒以言鼓歌以舞以爲天下之至真在是世迷日久吾若之何哉夫臨莅天下誠出於不得已而無爲則我奚爲不貴愛以身於爲天下而以徇之哉斯則可以寄託天下者也貴則不輕其身愛則不危其身託如託身寄如寄物則貴重於愛託重於寄也無

解五藏則不散而淫乎仁義無擢聰明則不引而厲乎聲色尸居龍見其見出乎無為淵默雷聲其聲出於不言神動則感而後應天隨則不召自來如此則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即萬物之以息相炊累則炊之積也萬物歸之如塵自集又何暇治天下哉

林疑獨註仁義者禮樂之體禮樂者仁義之文由性以充於内則與道為一由聰明以求於外則離道為名天下茍安其性命之在巳者則此八者存之所以

立人德亡之所以立天道若夫徇名逐跡則此八者
始臠割卷束傖聚囊括而亂天下此皆言其拘滯不
通之意而天下乃始尊惜之齋戒至舞之形容其尊
惜之狀吾亦無如之何矣夫君子為天下所歸不得
已而臨蒞莫若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無為所以治
己無不為所以應物堯舜之道不過此耳聖人入而
同乎天則無貴無愛天下亦不知有可尊可親故無
所寄託及出而之乎人則有貴有愛天下知有尊斯

託之矣天下知有親斯寄之矣無貴無愛冥乎神有貴有愛存乎身身者神之所寄託天下又寄託於吾身吾身寄託於天地天地寄託於虛空以是考之凡有形者皆不免有所寄託也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意同而辭異蓋於有往意而未至若有似意而不實老子因有天下者而言莊子為未有天下者而言若可者見其已有天下而心不係於天下古之人若堯舜者是也

言可以者見其未有天下而心不忘於天下古之人若孔孟者是也各有所主而已解其五藏則精神魂魄意散而不全擢其聰明則耳目鼻口形逐而不返豈君子治心養性之道哉是故居則如尸見則如龍默則如淵聲則如雷四者皆出於無心應時順理而已動如神之應物行如天之隨時唯其如此故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若遊塵之自動我何與焉

陳祥道註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於天下聖人豈強

為哉凡以應時適變不得已耳昧者守芻狗為神明指蘧廬為聖宅豈直過而去之乃齋戒以言鼓歌以舞如此而欲天下不惑也難矣貴以身於為天下則為天下不若吾身之重愛以身於為天下則為天下不若吾身之親此忘天下者也貴以身為天下愛以身為天下非忘天下者也忘天下則適已而已非忘天下則有以適人然皆未能無身也老子曰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則無身者何貴愛之有

哉貴愛其身雖下於聖人亦天下之所願爲君也故可以寄托天下然老子於貴以身言若可寄愛以身言若可託可以必辭也若可疑辭也寄其所付託其所恃也以忘天下與非忘天下言之則可以若可之辨明矣若夫寄託之說當從老子爲正無解五藏則道德不支於仁義之岐無擢聰明則耳目不沉於聲色之偏尸居則無事龍見則事出於無事而未始有事淵默則不言雷聲則言出於不言而未始有言如

是則順物而動其動也不以心而以神乘理而行其行也不以天而以人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如在橐籥之中而已又何暇治天下哉

陳碧虛註收視聽於內則聲色不能惑藏仁義於己則道德何由失約禮樂於身則邪偽莫能干絶聖知之迹則疵病莫能襲斯八者古人卷之以治身末世張之以喪本臠卷獊囊亂其卷傖囊亂其囊謂陳迹難其卷懐必至於亂天下天下不貴重簡易而反尊惜

繁難其惑甚矣故臨涖天下莫若無為無為而性命之情不安者未之有也貴身愛身於為天下者是貴愛天下非貴愛其身也若是則得喪不在已憂樂不爲身故可以寄託天下也尸者不言而整肅龍者變化而彰明道性其常如淵之靜默號令應時如雷之發聲神運于內象見于外寛裕自守羣物動升雖云不治天下而治法存焉

林氏鬳齋口義云悅聖之聖近似能字猶言草聖故

於盜亦曰聖此皆不可以語孟字義釋之安其自然則此八者雖有亦不能爲累臠卷㑊囊夕夕事齋戒跪坐言鄭重致恭鼓歌以舞不知手舞足蹈也蓋譏一時學者吾指他人而言汝輩如此果何如哉不得已而下説無爲自然之治此三字便見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以其身之可貴猶貴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託之以其身之可愛猶愛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之此二句文奇而理正禮記曰筋骸之束

解其五藏即是不柬擢抽也謂過用其聰明尸居即

禮云坐如尸龍喻文彩威儀可則也淵默深靜不言

其聲如雷神動天隨言動容周旋無非天理也此三

句理到而文奇萬物炊累即是萬物以息相吹言我

但無為於上而民自作自息如遊塵之炊累又何容

心以治之

聰明仁義禮樂聖知八者雖出於人為各具自然

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亡之不為失存之不為得

也若心有所悦則滯迹成弊害有甚焉者矣行其無事則安其性命之情滯迹成弊則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臠卷謂拘束於仁義禮樂傖囊謂馳騁其聰明聖知一人膠擾於上何望天下之泰寧然天下猶慕而尊惜之齋戒以言則神其説跪坐以進則重其傳至於鼓歌以舞則樂之無厭其惑不可解矣吾奈此何哉此重歎之辭不得已而臨蒞迫而後動也莫若無為任物性之自然故貴以身

為天下則不賤其民愛以身為天下則能親其民若是然後可以寄託天下矣寄託互其分不必分輕重無解五藏斂五常而歸於道也無擢聰明泯聲色而全其真也是故善處者以時而出其出必神善寂者以時而鳴其鳴必大皆由己涵養之功以符至神之運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從容無為我自得也萬物炊累物自得也物我俱得而天下治矣又何暇治天下哉　倉囊二字諸解並以亂

繹之而無音切按毛晃韻以傖囊之囊附獰字條引莊子爲註續考漢書賈誼傳國制搶攘上音傖仕庚切下女庚切亂也詳此經文傖囊字舊以亂繹之則當與漢書搶攘音訓一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勲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一

宋 褚伯秀 撰

在宥第二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强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氷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静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

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黄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曽史而儒墨畢起於是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

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乎泰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天下大治

郭象註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焦火凝氷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雕不琢各全其樸何

氷炭之有俛仰之間再撫四海風俗之所動也静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踴躍人心之變靡所不為任而放之則静而自通治而係之則跂而債驕債驕者不可制之勢夫黄帝非為仁義也與物莫則仁義之迹見迹見則世必狥之是使物攖也至若尭舜之名皆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故駭者自世世彌駭迹愈粗粗之與妙猶塗之夷險遊者豈常改其足哉聖人一也而有尭舜湯武之異所異者時世之名耳

足以名聖人之實雖有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自喜怒相疑至誕信相譏莫能齊於自得立小異而不止於分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於是有釿鋸椎鑿之禍雕琢性命遂至於此若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天下無患矣斯迹也遂攖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惡直醜正蕃徒相引任真者失其據崇僞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

捐迹反一方復攘臂用迹治迹可謂無媿而不知耻也桁楊以接槢為管桎梏以鑿枘為用聖知仁義者遠罪之迹迹遠罪民斯尚之尚之則矯詐生矯詐生而禦桀奸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

呂惠卿註在宥而不治所以不攖人心治而感之則是攖之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莫知其鄉也上下囚殺至其寒凝冰則非所宜攖者也俛仰之閒再撫四海則出入無時也居也淵靜動也縣天僨驕而不可係

所謂操存而舍亡者也真人恐學者直以堯舜為未至故又言黄帝以仁義攖人心其旨在於絶聖棄知非其人有闇然也聖知不去不能無以仁義攖人心以我有心故也有心則有迹不免以身徇天下以至於有所謂凶德而去之也自股無胈至規法度此以身徇天下者猶不能勝以不能絶聖棄知也施及三王則下有桀跖之窮凶上有曽史之過善儒墨畢起交相疑欺未有得天下之至正者所以性命爛漫百

姓求竭於是有釿鋸椎鑿之禍不得不然也故賢者退伏而避患萬乘憂慄而不知所以爲之之方凡以不能無爲以反其性命之情而已今世殊死至刑戮相望三語則又非三代之比而儒墨乃離跂攘臂於罪人之間而欲與之論議是不知恥之甚也今欲救之而不反性命之情重之以聖知仁義則是道天之刑㯝固而不解重利桀跖使得爲先聲而從之也

林疑獨註進上者好高排下者趨卑各有所制縛所

以為囚殺綽約柔乎剛强廉劌所以喪真雕琢所以損樸名為治之實有以攖拂之也於是有陰陽之患焦火凝氷即躁勝寒靜勝熱之意俛仰之間再撫四海言夢寐之頃得天下者如南柯枕中之事淵靜即潛默懸天則所係高遠僨驕言其縱逸與心猿意馬喻同法始乎伏羲至堯舜而迹著又述黃帝之迹而行之以至股瘦而無胈脛秃而無毛徒能養天下之形不能安天下之性憂苦其五藏以為仁義矜莊其

血氣以規法度陰陽交戰於一身其能安於性命乎性命不安其能勝天下之情偽乎於是有流放之事施及三王則法愈久而迹愈弊故有桀跖曾史之分儒墨競起相疑相欺淳風既喪天下衰矣性命爛漫百姓竭矣釿鋸喻仁義繩墨喻禮法椎鑿喻刑辟皆攖人心之具也故天下脊脊大亂萬乘之君無以安其位矣殊死至相望形容囚殺之多而儒墨猶狗仁義之迹離跂攘臂於其間欲有以救之此不知本者

也蓋以迹治迹猶以火救火其能有功乎椄槢校梁也淮南子云大者爲柱梁小者爲椄槢鑿枘者鑿頭眴木如柱頭枘也嚆矢矢之鳴者桁楊因椄槢而後成桎梏因鑿枘而後立聖知仁義者欲民遠罪之迹也民尚迹則矯詐生桁楊椄槢於是而具唯去其所以攖人心者則天下治矣

陳祥道註孟子論人心曰操則存舍則亡莊子論人心曰僨驕而不可係蓋操之而不舍者人也放之而

不係者天也為治者不可以人廢天以人廢天非所以在宥之也為學者不可以天廢人以天廢人非所以充養之也夫人心排而下之則抅以囚進而上之則怒而殺廉而劌之使傷而不全雕而琢之使文而不質則陰陽之氣沴矣其僨也僨其起也驕執而係之使閉而不舒則不肖之心應矣仁義內也故愁五藏法度外也故矜血氣然仁義行而姦偽生法度彰而暴亂作故竟之至治不免四凶之誅況三代以下

乎夫桀紂貴為天子臧獲所不為孔墨窮為匹夫而宰相所憚貴賤之分在行不在位此所以言下有桀跖上有曾史也相疑相欺以至脊脊大亂内刑也殊死桁楊外刑也有外鑠則内刑至有内刑則外刑作故儒墨起而天下亂然後刑戮相望也殊者絶之戮者辱之椄槢者桁楊之累椄槢非桁楊桁楊因椄槢而後具鑿枘非桎梏桎梏因鑿枘而後成聖知仁義非罪惡罪惡因聖知仁義而後致故以聖知譬椄槢仁義譬鑿枘也

碧虛註人心本靜攖之而亂排謂毀之進謂譽之
炎涼其外冰炭其內機心一發即徧空際成心縱
蕩甚於奔馬也昔者黄帝始以仁義攖人心堯
舜又勤苦以養天下為仁義規法度然猶不勝也
是以流放四凶延及三王天下驚駭儒墨並興相疑
相欺德異而真散知流而民竭故聖賢伏處以全其
生在位者憂危而莫救也法令之嚴由於攖撓至刑
戮交馳於道其搢紳高論之所致乎始有聖知仁義之

利終成桁楊桎梏之害故賢者在位曰約其法昧者在位日滋其令治迹浇淳在人而已無道之君亦必假聖賢法度以行其暴豈非曽史為桀跖嚆矢哉

鬳齋云此一段把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合觀尤妙排下者不得志之時心趣向下得志則好進不已心愈向上上下皆為囚殺自累自苦也剛强之人或為綽約所柔項羽涕泣於虞美人是也廉劌圭角雕

琢磨礱少年得志多少圭角更涉世故皆消磨了焦火凝氷形容其喜怒憂恐一俯仰閒其心中往來如再臨四海之外言疾急如此淵静喻不動念一時起如懸係於天也僨同憤僨亢厲之狀係猶制也此段模寫人心最為奇妙股無胈髀肉不生之意脛無毛勞其足也矜梗其血氣猶云桀其內規為仁義法度勞苦如此猶無如天下何故有流放之刑四罪而天下咸服本舜事而莊子喚作堯此是其辭參差而諔

詭可觀者也延及三王下而小人則為桀跖之行上而君子則慕曾史之名起儒墨之爭而相疑相欺性命之情到此都狼藉了百姓求竭言無以應之也既不勝天下遂至於用刑故賢者隱遁而君自勞被罪者益衆而儒墨於此時猶高自標致支離翹跂於衆罪人之中可謂不知恥也甚矣桁楊械也接槢枷中横木楔噶矢今之響箭也

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之名民心不臧然後用臧

之之術治術之設興於中古立法之君而弊於後世徇迹之臣經所謂木植之性豈欲規矩鉤繩哉雈瞿不明人心本具至善乃欲以政治善天下之心老聃告以但勿攖之足矣何作為以善之令人心之弊多好抑下尊高所以至於爭競囚殺而不知綽約所以為柔剛强之道遂廉劌其鋒雕琢其質喜怒外觸氷炭内攻一點冲和幾何而不銷鑠哉況念頭一舉萬水千山淵静天縣不足為喻此

所謂僨驕而不可係者也上古無為君民各適處以混芒而得澹漠為黃帝為治始以仁義攖人心至堯舜則政治畢具攖之愈深攖之既深犯之必力故不免施四凶之誅而天下大駭恩害相生理之必至者也上有不同之治下有不同之德性命爛漫而無以復百姓求竭而無以供於是釿鋸椎鑿之禍與天下大亂不可救藥賢者獨處以避禍萬乘憂慄而苟存以至殊死者相枕於道路刑罰不

中可知矣而為治者乃始攘臂乎桎梏之間謂巳足以任繁劇而善治亂也殊弗悟致亂之由實為自名無異置人於塹溺而後褰裳力拯以為恩非惟被遭困厄而已亦勞且憊矣由是知世所謂聖知仁義未必不為桁楊桎梏曾史楊墨未必不為桀跖利器也道德經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斯為不治之治歟

黄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

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黄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

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

未嘗衰黄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参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緍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郭註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窈冥昏黙皆

了無也老莊之所以屢稱無者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任其自動故閑靜而不夭慎內全其真閑外守其分知無涯故敗也極陰陽之原則有官有藏但當任之任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身不夭乃能及物也物無窮而入以為終徒見其一偏耳皇王之稱隨世上下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偏不能均同上下故俯仰無心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

心而獨往入無窮遊無極則與化俱日月參光天地為常都任之也物之去來皆不覺故以死生為一體無往而非存也

呂註空同之上無物而大通之處道為無名之樸故曰質陰陽道之散故曰殘雲氣不待族至盛以荒矣則非輔其自然而有以虧之閒居三月齋戒之至順下風而進循本以求之治身而可長久者唯道為然是乃問其質也窈冥則無形言所不能論意所不能

致而有所謂精者可知言則非其極也必至於昏昏

默默乃所以為道之極此言道之體無視無聽至乃

可長生則與之入道也抱神以静則形不期正而自

正必静必清言其不可撓而濁之形不勞而全精不

摇而復乃可長生矣夫神無形而麗物不麗於物而

反乎無見無知不守其形將安之乎愼内則塞其兌

閉外則閉其門此養神而保之之道反是則多知而

敗矣人未知道則域於陰陽而未嘗至其原無見無

聞無知則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得是而窮之則知天地有官其官也以此陰陽有藏其藏也在此慎守汝身物將自壯則奚為而外求哉黃帝又語以向之所謂無見聞知道之體而已至其用則無見乃其所自見無聞乃其所自聞無知乃其所自知也蓋道之為物無窮無測而遂止於無見聞知則是無窮而以為終無測而以為極也得道者為皇為王以其神明而皇王之所興起也失道者見光為土以其

形不出照臨覆載之間也百昌生土反土以其形而已故余將去入無窮遊無極則以為終極者非知我者也與日月參光則其明不息與天地為常則其久無窮當我緡乎不知其為當也遠我昏乎不知其為遠也人盡死而我獨存則求之吾身不知何物而可以至於此也萬物之靈唯人為最造化之為人不知幾何而一遇而人之聰明恂達可以與此者又幾何而一遇也而不孜孜焉則彼以慈為寶者固不厭數

數言之也

疑獨註黄帝為天子歴年已更陰陽之數以治天下故言其迹廣成不治天下故言其道黄帝欲取天地官陰陽此至命體神者所為陰陽言其氣天地言其形氣精而形粗精者神之質陰陽者道之殘盖可問可答者易散而為天地也可官可任者神散而為陰陽也雲氣未族而雨則陰陽失其理草木未黄而落則萬物失其道以至日月昏晦皆非神人之治也閉

居不以物累三月數之小成至道之精太易也至道之極太極也陰陽生於太易天地生於太極窈冥昏默則未有象數故謂之精謂之極目不亂於色耳不亂於聲故神全不動邪氣不干而形止於一矣無勞汝形老子曰載營魄是也無搖汝精老子曰抱一是也魄者形之主一者精之數學道者當廓其志勿累於形使人常載魄而不載於魄則可抱一而體神矣今人死而有升沉之異者由滅神狥形以神從魄故

至淪於幽陰化為異物若神全之人雖魄之陰滯將

與神為一而無所不之也目無見則內視耳無聞則

反聽心無知則無思故塵自外隔根自內固而形可

長生也慎內則真不散閉外則塵不入此為道日損

之意多知則務日益所以為敗也大明之上顯道也

窈冥之門玄德也至陽無陰至陰無陽原者陰陽之

本萬物所自出彼物無窮無測而以為終極者以人

言之耳皇者王之所自出天道也王者出於皇人道

也光以言天土以言地盖得道者出為王入為皇無所不可失道則有所偏在上見光在下為土而已今天下百昌之物始出於土終化為土土豈有心於物哉人生於無形死於無形豈能係於人間余將去汝言身雖在人間而心已離之而與造物者遊矣無極不見其始無窮不見其終門者出入所自野者空曠而無適莫也與日月合其明與天地合其德故至人之心若鏡物來則應物去則忘當我物來也緡乎有

係物意遠我物去也昏乎有忘物意物之去來皆不覺也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言神人與造化爲一死生不得與之變也

祥道註夫天地有官可任而不可違陰陽有藏可委而不可離欲官陰陽以遂羣生則是以人御天而逆其自然物幾何而不殘乎老子曰道甚夷而民好逕又曰益生曰祥苟欲速而益之則子生未孩而始誰雲氣不待族而雨何異乎揠苗者哉此所以上悖日

月盖以荒矣黄帝退捐天下能外物矣未能外生所以問治身之道廣成子告以必静必清則與外生得之矣故又告以物無窮極也昏黙則視聽不可見聞窈冥則搏之不可得也耳目者心之寇故必無視無聽然後抱神以静動濁者形精之蠹故必静然後無勞形必清然後無勞精此所以貴閑慎而不貴多知也陽為顯故遂於大明之上陰為幽故入於窈冥之門守其一精之至也處其和和之至也合德之原此

於赤子精和之至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失道前
無始而後無終與有數者異上不皦而下不昧與有
體者異光者陽之精土者隂之質失道則上役於陽
故見光下制於隂故為土而已萬物生於土又反於
土吾將去之也與日月參光則合其明與天地為常
則合其德當我緡乎與我合者緡而為道遠我昏乎
與我遠者昏而為物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謂彼則盛
其枝葉以傷根柢此則深根固蔕以存其枝葉也

碧虚註有所欲有所取非精妙也乃粗質爾有所法有所治非全真也必傷殘矣自而治天下陽災隂沴二景失明又奚足以語至道哉黄帝退捐天下膝行而問修身廣成始告以窈窈冥冥强名道之精昏昏默默强名道之極不以色為色不以聲為聲故神静而形正静則神不勞清則精不揺不妄視故無見不妄聽故無聞不妄想故無思三者真故神住形留也慎内則虚心閑外則塞兊盖懼夫多知之為敗故能

超乎陰陽會乎道域也三辰煥明五嶽安鎮天地有官也四時資生萬物結成陰陽有藏也自治則物化而日强純一則冲和之所聚故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李淳風天元生物薄云千二百謂之大紀一曰陰陽之小紀也道本無始豈有終不知誰子豈有極上為皇而下為王域中之大也上見光而下為土同一物也萬物自生自滅吾亦倏來倏去太虛之門無窮造化之野無極與日月參光不自顯也與天地

為常不自畀也物之當我如絲緒緡然而不覺物之遠我如暗冥昏然而不知人其盡死理當隱景而我獨存吾有不亡者是也

庸齋云官陰陽使陰陽各當其職物之本然曰質即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謂害物之事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羣生亦自生自遂有心以官之反為物害矣雲不聚而雨此有而彼無葉不待黃而落失時也窈冥昏默微不可見無視無聽耳目俱忘靜而無為

形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役氣無動搖則可長生今修煉之學原於此無勞無搖此無與勿字同有禁止之意無見無聞無知又解無視抱神兩句慎內不動其心閑外不使物得以動心也不識不知而後德全多知則敗事矣大明即太虛窈冥即無極言人身自有天地陰陽我之天地各官其官我之陰陽各安其所則此身可以慎守物物皆自堅固物謂我身所有之物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所以千

二百歲而形不衰廣成子之謂天言其與天合一也
物安有窮而人必求其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
所極以有涯隨無涯也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
是知物無窮無測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亦指
無窮無測者言之上為皇下為王如天下篇内聖外
王皇無為王有為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者
日月下為土者地也言居天地懵然無知舉頭但見
日月低頭但見地下而已百物生於土反於土神奇

臭腐交相化也去汝者離去入閒無窮之門無極之野言天地之外故可與天地日月同其長生也緡同冥昏暗也當我迎我而來遠我背我而去物之去來我皆泯然而不知也

空同一作崆峒司馬舊註云當北斗下山也爾雅北戴斗極為崆峒山自古雖有此山似亦意有所寓斗居天中斡運萬化山戴斗極地之中也空同當天地之中喻人之一心處中以制外善居之者

物莫不聽命焉廣成子或云老子亦不必泥迹但
言古聖人也黄帝往問至道答以天地之精渾淪
曰質陰陽之氣已判曰殘汝所欲問者猶近乎道
汝所欲官者殘餘而已去道已遠何足議哉黄帝
退而閒居復往問治身之道始告以無視無聽抱
神正形必静必清無勞無摇至彼陰陽之原修身
之道極矣天地有官陰陽有藏盖指身内而言使
人善求之千二百歲特挨人間短景一紀之數若

要其分靈降氣生化之源則亘古窮今可也自有
天地陰陽則有人有物後乎吾身巧歷莫筭斯為
無窮無極而人以為終為極者以形化觀而不覿
其不化者耳上為皇而下為王此以得道而言不
在有位而稱也故雖時有不同命物之化則一上
見光而下為土言失道之人精魄化燐火骨肉歸
塵土是為虛生浪死徒勞造化之皷鑄者也百昌
之生土反土亦在乎得道失道之分道無得失物

有去來出機入機所以為化余將去汝言我不歸
土而升於太虛則與二儀兩曜同其長久矣當我
近我者緡乎與道合也遠我背我者昏乎冥暗無
知也人其盡死謂衆人終於化而我獨存此我非
九竅百骸之我乃清靜明妙虛徹靈通本來之我
不可以色見聲求是以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也
竊惟二聖親傳道要具載此章初無甚高難行之
事易簡明白若此後世薄俗好奇尚怪設為存想

抽添交媾採取之說勞神苦形以求泰定至有以盲引盲騁氷車於火山而弗悟者幾何而不喪其所自生哉吁世無真鑒久矣因伏讀廣成遺訓得以發余之狂言亦將有以狂而取之者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二

宋 褚伯秀 撰

在宥第三

雲將東遊過扶揺之枝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

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

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郭註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不知所往而自得所往

故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拓民而民自往是以為民所倣效而不得已也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解獸羣而鳥夜鳴則離其所以靜草木昆蟲坐而受害矣蓋有治迹亂之所由生也噫毒哉歎治人之過深僊僊坐起貌嫖不能憒然遠故故遣使歸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付之自然則無為自化同乎涬溟與物

無際莫然無魂坐忘任獨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知而復之與復乖矣有問有闚失其自生𪔃而知之常自得也

呂註雲將以澤天下為已任者扶揺之枝動之末也鴻大而蒙被觀其名可知願合六氣以育羣生則有意乎澤天下曰吾弗知是真知也人莫不有求有往我則不知所求不知所往凡以無知而已鞅掌拘係貌雖遊者若所拘係而吾觀有天下之真不過此物

而已萬物並作吾觀其復復則不妄朕又何知自以為猖狂則無為已民之放則未能無為天則無為物則無知有知有為則亂天經逆物情而玄天弗成矣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而人亦有玄天古之求正氣之所在而以存其精神美其根本者未有不知此非所以彰彰言之也夫唯玄天所以弗成而災及鳥獸昆蟲者凡以不知無為而治之之過也毒所以治疾無為而治之

猶無疾而毒之僁僁乎歸矣欲其反本以求之人莫不有成心在乎自養而已自養則無所事為而物自化隳形體則不知有六骸吐聰明則不知有耳目倫則理之在我物在外者也涬溟氣之虛而待物者我與物忘而同乎涬溟則心解神釋而莫然無魂此所以處無為之道也云云物之方興我則不知使物歸根亦不自知則渾沌旁礴而為一以至終身不離無悶無闚而物自生也方其無知不知其無知也而曰

此名無知邪則是問其名此果無知邪則是闚其情猶物之方生别其根而視之未有能生者也天之所以造物亦若是而已矣

疑獨註雲將雲主帥鴻蒙陰陽未判之氣扶搖指風喻其無形遊者任其自適列子所謂至遊是也雲將未見道體故指時事為問而願合六氣以育羣生鴻蒙曰遊未能無示終曰吾弗知吾弗知則無示矣此道之極致也鞅掌謂制縛始雖有所制縛而終亦自

得舉目皆正而無妄矣其所觀如此我又何知蓋以不知為知是真知也天有經物有情亂而逆之玄天所以不成玄者妙之體天言自然也鳥獸昆蟲皆具性命之理順理則安逆理則亂今强治之是解其羣而使夜鳴也曰心養者萬法由心起養之以理鎮之以靜物來則應物去則忘然後能無為而無不為離形去知同乎大通人倫物理混而為一故解心釋神莫然無魂此人道之極由之而合乎天者也夫物云

云指幻化各歸其根言空性幻化有滅空性無壞故至於命者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知之則道離矣始有所制於是有名性命所在於是有情名與情皆非神人復命之事無問其名則名不害實無闚其情則情不勝性物故自生言萬物之理得矣雲將聞言而悟天指鴻蒙降德示默皆言神人接物之意得無所得故起辭而行

碧虛註雲將主雨澤之師東遊行仁惠之方扶搖之

枝風先所經鴻蒙元氣也遊者元氣運動之謂上不降則下不昇五運乖則六氣悖有宋之野膏澤之所也不知所求則於物無係不知所往則縱物無心物雖衆多羣分自正朕又何知哉雲本無心而民隨之即有心也將不得已而民效之則有迹也有意變常則亂任己役情則逆既亂且逆天理難成故山林無靜景林數少和氣由於法度太明制割深刻之所致也心養謂以心惻養無為則養心有為則心養心非

我有性原本空動靜不知同乎涬溟光景俱滅歸於窈冥混沌不離知則離矣無名無情何問何關哉在默何求云德不得起辭而行即是妙用也

膚齋云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育羣生之問與前章黄帝之問同鞅掌紛汨無妄真也紛汨之中而自觀其真不得已於民言欲謝絶之而不可民之放以我為法也天經物情皆自然以有心為之則亂逆其自然故玄天弗成玄虛也猶云先天下能輔物之

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蟲皆被禍矣此有心以治人之過故歎曰毒哉僊僊乎使之急歸也心養者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不曰養心而曰心養當仔細體認汝但處於無爲而物自生自化將從前聰明皆吐去之倫與淪同泯沒而與物相忘則與涬溟大同矣涬溟無形無氣之始解去有心之心釋去有知之神無魂猶無知也各復其根生者必滅雖滅也而不滅滅者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無

知無覺則終身不離乎道纔有知覺則是離之凡有分別之謂名有好惡之謂情無問無關則無分別好惡此即無為自然故物各遂其生矣天賜我以自然之德示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已得此道得其所得拜謝而去也

雲將施雨澤調陰陽者過扶揺之枝喻趨動境明其欲出而澤物也鴻蒙元氣爵躍而遊言運動自適元氣運而雨澤施焉譬聖君在上而人化雲將願合

六氣以育羣生不免於有心與前章取天地官陰陽義同鴻蒙以不知答之道盡於此雲將不能領會而退泊再遭鴻蒙復有問始告以不知所求不知所往言求諸己而足不在遠問他人浮遊於世鞅掌自得故足以觀見真理又何必向外求知哉此數句發明有以教之而雲將猶未悟乃自陳其猖狂不得已於民之狀鴻蒙就蔵其失謂汝徒務多言多事以亂天常逆物理其玄默之天敗故飛

走草木昆蟲皆失其所此治人之過也毒訓治言有治天下哉汝歸休乎無復多問雲將心疑未釋再願聞一言鴻蒙告以汝所疑者為心失其養心者神之舍養以無為則神全神全斯足以化物自墮爾形體至莫然無魂乃心養之訣至極則養亦忘矣萬物云云各歸其根動極必靜自然之理何容知識於其間但當渾渾沌沌守而勿失知識一萌則離道矣問名闚情皆屬乎知尚能絶此則任

物自化何在乎合六氣以育羣生哉雲將乃悟多言足以害道示默之為降德在反求諸身而已由是知以澤物為己任者勞而罔功任天下之自治者逸而俱化葢育萬物和天下不越乎全神養心之功古之神人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者以此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

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

無嚮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
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
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郭註心欲出羣為衆儁也皆以出衆為心所以為衆
人不能相出矣衆皆以出衆為心而我獨無往不同
乃大殊於衆而為衆主也吾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
多故因衆則寧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夫欲
為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為而以己為之此徒求三

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為之患也三王之所利豈為之哉因天下之自為而已以一己專制天下天下既塞已何由通故一身不成而萬有餘喪悲夫有土之君不知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言不能用物即是物耳不足以有大物夫用物者不為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用其自為而不窮也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是乃獨往獨來獨有斯獨矣且與衆去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得不貴斯至貴也若信其

偏見以獨異為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一物耳
非獨有者也夫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
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使物之所懷各得其盡問者
為主應者為配處乎無響則寂以待物行乎無方隨
物轉化也挈提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為之至
矣以遊無端則與化俱出入無旁玄同俱表與日俱
新故無始終也頌論大人之形容與天地無異有已
則不能大同天下之難無已者也已既無矣則羣有

不足復有之覩有者昔之君子能美其名者曰覩無者天地之友任其獨生者也

呂註道之無為自然非特人君體之而以道佐人主者亦當因衆以寧無事於為人之國也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衆而欲自任以為人之國則其不喪者僥倖而已三王之興君臣之相與固有以是為利者而末世多以是為患欲為人之國者攬其利而不見其患也黄帝問廣成尭之見四子皆以大物為患欲明

物物者之非物而已吾所體者道道外無物是以謂之獨有夫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而不為天下先此所以為之配也處乎無響則寂然不動行乎無方則未始有封故能挈天下而往以復之撓撓而不必靜是所謂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而藏天下於天下也故能遊乎物之終始而方之所不能閡時之所不能拘也頌論言也言則出於不言形軀形也形則象於無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已矣無已烏得有有哉

薫然慈仁謂之君子聖人所以與人同也則覩有者特可謂之君子而已至於覩無則天地之友與人同者不足以名之也

疑獨註惟至於命者喜怒好惡皆出於正若同乎已而喜之異乎已而惡之此欲以出衆為心曷嘗出乎衆哉惟學以窮理思以盡性而至於命則不求出衆而在萬物之上矣明先王之道因衆人之知以安其心則已之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合衆技而成已之能

非聖人孰能與於此三代之王為國而受其利未必有害後世襲其迹而不明其本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其成人之國一猶不足而喪人之國萬猶有餘蓋恐當時有土之君不知僥倖喪國之患也凡為人所有者皆物而有土為大今有生者雖至久不能生生有物者雖至久不能物物唯不生者能生生不物者能物物故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也聖人不物於物物物非有也非不物於物物物非無也明

乎此則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蓋能出入六合遊乎九州治天下百姓聖人之妙理也獨者離陰陽而無對獨往無所因而往獨來無所從而來獨有無所有而有也至貴莫之爵而常自然者無所受命者是矣大人之教聖人之應物也響之答影之隨皆無心於形聲而不知所以然聖人之於物亦若是而已無問則寂有問則應任其自然而盡天下之所懷使各安其性命而為天下配此論聖人之業前云獨有至貴

則論聖人之道也處乎無嚮故不聞其聲行乎無方故不見其形此至静也挈汝萬物同適乎至静然後出而應物於撓撓之間故能與造物者遊乎無端出入無旁也日新無故則無始無終矣樂其意然後能順得其理然後能論孟子曰惟聖人可以踐形言可者僅可也莊子論神人則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與孟子相表裏大同則公而無私故能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有非常有無非常無故覩有者不見其無覩無

者不見其有不見無是溺於色不見有是溺於空二者皆倚於一偏而非全也故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昔之君子施之於命則泥矣天地之友施之於天地之間則無不通也

祥道註古之得道者虛其心弱其志心虛則無分别之妄志弱則無夸企之非如是則和光同塵豈以人之同異於已而為之喜惡哉是故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求出乎衆而不得不出乎衆矣世俗

則不然因衆之同以立己所聞之異則衆之千萬皆
吾敵也吾一人之所聞安能出乎彼哉此所以不如
衆技衆矣雲將猖狂而民隨所往皆以出衆為異至
於災及鳥獸禍及昆蟲非夫攬三王之利而不見其
患者乎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可以相遠
故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吾心非物也心非物故能
物物物物非特物物又能省然喪其大物乘雲御龍
出入六合而獨往獨來矣獨有矣物者不能無之不物

者不有之也吾能不物而吾之所以不物者又非物
孰有出衆之心哉不出乎衆是出乎衆也心不出乎
衆是不有其有而其實歸於獨有不貴其貴而其名
歸於至貴老子所謂不居不去無私成私是也影因
無情於形形立則影見響固無情於聲聲至則響應
其見也枉直不在我而在形其應也清濁大小亦不
在我而在聲大人之教如此故有問應之盡其所懷
不惑愚也為天下配不為主也處乎無響則其默足

以應物行乎無方則其動足以周物復之撓撓與鞅掌以觀無妄意同遊乎無端與遊乎物之終始意同形者生之質軀者形之别頌之所以樂其生論之所以究其本合乎大同則天地並生萬物為一庸有有已之累哉

碧虛註大人者聖人之總名大人以自治之道提挈萬類適性而動歸乎本源道無首尾日新無故頌美大人之容儀而與道冥也冥已則藏物物我都忘惡

得有有人之君子未能忘形若自忘者始能化物也

膚齋云欲人同已而不欲異已是以我出乎衆人之

上也以已之所聞必欲衆人皆歸向而後安則雖欲

出衆而不出乎衆矣若謂之獨見必衆皆不知而後

可既欲人同我則我不如衆人之技多矣如此而

欲為人之國是攬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為患害

也以此謀人之國是以僥倖為心但見有喪安得有

成有國者未知其人而為其所惑也此分明譏當時

歷聘遊說之士物物者有心有迹不物者無爲自然無爲則無所不爲故曰不物故能物物若知物物之不物則豈特治天下而已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操縱闔闢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爲一非人可得而二之故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如此則至貴矣大人即獨有之人形必有影聲必有響自然之理有問於我則盡此懷而應之以此對乎天下是以一身而當天下之大也我爲主配爲賓無響無聲

無臭無方無迹也撓撓羣動無已貌挈舉世之人往歸於撓撓之中言雖出世而不外世間是出世世間非二法無端無窮皆無極也不見其始安知其終以形軀而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既與萬物皆同則無已矣何者為有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地為友方見其無其曰昔之君子自堯舜而下皆在其中

惡異而喜同重已而輕彼此世之常情以出衆為

心者也衆同已而喜之則已與衆無異矣曷嘗出乎衆哉若此而欲為人之國是覽已往之利而不見方來之患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其存人之國至萬有餘喪乃行文奇筆悲夫有土者之不知蓋警其為民上者有土大物也有而不與焉斯可以物天下之物若執而有之為物役矣儻能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奚止治天下而已出入六合遊乎九州即乘雲御龍遊乎四海之義故能獨往獨

來物無與偶獨有斯道非至貴而何大人之教若形聲之與影響隨扣隨答不違民願為天下配則不敢為主而為客應出乎感非求應也處乎無響響請同嚮言居無不在也行乎無方動無不之也挈汝適復之撓撓一句頗難釋諸解亦未甚顯明審詳經旨與道德經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意同蓋大人之教主在動而化物故遊乎無端無旁而與日俱新也無始終也頌論猶議論議論大人之

形容合乎大同與道無異即道德經孔德之容唯
道是從之義諸解多著意於頌論二字故於下文
說之不通大人則無已已既無矣何物足有哉君
子則務學期造乎是道以未能忘物而所覩無非
有猶庖丁始解牛所見無非牛昔之君子尚然今
之君子又可知矣故思覩無之人而尊之覩無則
絕學而至於道猶庖丁三年之後目無全牛矣天
地生於無者也能覩天地之所生則與之為友非

過論也若夫德契自然道超象外揮斥八極出有入無可以提挈天地把握陰陽豈止乎與之友哉故康節先生云天地自我出其餘何足言

嚮字舊無他音似與下文不協宜讀同嚮嚮猶方也養生主砉然嚮然讀同響應帝王嚮疾強梁舊註云如響應聲之疾則二字古通互用此處緣上文有聲之於嚮字混淆差誤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三十二